

戴笠·滕傑·劉健羣

千 國 勳

——民族復興運動記之二

桂永清推荐劉健羣

戴笠、滕傑、劉健羣

黃埔軍校早期同學中，葛武傑、潘佑強、曾擴情，皆以身材矮胖，面貌與衆不同，而且多是從事組織與政治鬥爭的工作，各有獨立特行的表現而著名，有人說：他們是十八羅漢之中的三個特異的羅漢轉身，是否太抬舉了呢？蔡勳軍講話，海南島口音，很不易表達其意思，這位身材瘦長的二期同學，時任少校侍從副官，兼華南調查統計工作，凡同學要見校長 蔣先生者，大致是由他經辦，因此他對各方面的情況也頗為熟悉，他的講話，供給了一些資料。輪到周復表示意見，這位贛籍的三期同學，亦是孫文主義學會的要員之一，外柔內剛，能寫文章，是非之心強烈，彷彿有文信國天祥，謝枋得之遺風，他說：三民主義力行社的工作路線，應是孫文主義學會與黃埔同學會工作之綜合而擴大之，這是帶有歷史性的見解，籌組力行社的人，確實多數是那兩會的要員，他的江西話雖不好聽，但言之有物，確

已把握其重心了，抗日時期他任魯、蘇戰區政治部主任，竟壯烈殉職了，他的夫人陳景賢女士及子女現在台灣，生活教育工作，都得到黨與政府的照顧。周復話完還沒坐下，桂永清又突然站起來舉手要發言，他本已在昨晚說了話，大家不知他為何又要發言，但他態度凝重，兩目直視，似等待 領袖許可，蔣先生當即點頭表示同意，於是他說他要當 校長及各同學之面，推荐一位人才，同時手上拿了一本小冊子說：這是劉健羣寫的，很有內容，對救黨救國有具體的建議，原來劉健羣在九一八事變之後，由江西剿匪前線回到南京，在中央大學右側大石橋地方租了一間房子住下，寫了一本——「中國國民黨藍衣社」的小冊子，裏面主張國民黨應集結其優秀黨員，深入全國農、工、商、學、婦女羣衆中做組訓工作，一方面也符合在訓政時期喚起民衆工作之旨，同時也是使黨確有羣衆的基礎，以消除黨部的衙門化，做好這一工作的黨幹部之生活亦必須羣衆化，故他主張從事此項工作者，應穿着國產的藍布

衣服，避免帶有官僚的氣習，桂永清說：劉健羣能在这議論紛紜時，寫出這樣有辦法行得通，做得到的文字，可見其胆識過人，絕非一般報章雜誌之不負責任的浮言浮語，又說劉自廣東時起，即隨何敬之將軍東征、北伐、討逆、勦匪，著有功績，現已任職同少將，像這樣有高度政治認識，和高度政治熱情的人才，在此黨國多難時，不應處於幕僚地位，應重用以發揮其能力云云，他說完即坐下，神態仍是那麼嚴肅，蔣先生問他劉健羣現在何處？桂說：住在中央大學右側大石橋，會場中沒有人表示意見，蓋何敬之將軍自第一期時起，任軍校總教官，黃埔成軍他任教導第一團長，成立第二團他兼旅長，北伐東路總指揮，是黃埔創造者之一，其與軍校同學的關係，一直是密切的，劉健羣任其記室甚久，我們大家多有熟識之者，經桂一推荐，大家自無異議，也即表示是無異議的通過了，次日劉即被召見，蔣先生並對劉說：擬推荐其任江寧實驗縣長，劉當婉謝，表示願追隨 蔣先生做設計研究工作，數日後

發表劉爲中央軍校政治部同中將主任，原主任鄧梯調交通研究所長，劉到職約一個月，始辦理事續加入力行社二級組織——革命青年同志會爲會員，與組織發生關係，再過一月又發表他兼軍事委員會政訓處長，這兩項職務，當我們重視勦匪抗日爲安內攘外重點之際，而主管全國部隊及各軍事學校的政訓，是一項極重要的任命，用人不拘資格，劉健羣僅畢業於貴陽法政專門學校，非有留學國外之博士，碩士學位，亦非黨國要員，桂永清這項勇敢的推荐，既不囿於軍校同學的圈子，也不受資格的拘束，是值得稱頌的。繼此之後是康澤發言，他似等待很久，一起立兩眼圓睜，全神貫注，說話時間頗長，予人的印象是詞不盡

意，沒有邏輯，鬥爭的技術多於理論的闡述，但他後來頗表現勤勞刻苦，富有機動力，肯與羣衆接近，在民族復興運動中，算是一位積極分子，佔有觀念很強，始終居於頗重要的地位。李一民發言：表現誠實扼要，國學頗有根底，十足是湖南人的風範。駱德榮說話，亦詞未盡意，他三期畢業後，亦曾留俄。韓文煥說話簡單明瞭，表現了少年老成，持重含蓄的意態，他時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及憲兵司令部警務處長。臨到黃仲翔發言，大家原希望他報告黨務狀況，有以獲知遭共黨搗亂後的中央黨部工作情形，及各地區和機關的黨工狀況，因他那時任中央黨部組織部軍人科長，我們極希望由他的報告中，得到恢復黨威信的作法，但他是否受了某種牽制而不便說？殊使我們失望，這也可能是他後來在力行社不能活躍的原因。本晚談話至此結束，發言者以二、三兩期的人爲主，蔣先生亦如第一晚一樣，未加評論，又說未講話的，明晚同時間再在這裏繼續，他當時身兼數要職，會議，見客，審閱各方文電，考慮各種計劃，是够忙的了，竟在晚間以如此長的時間，聽取我們的意見，可知其是如何的重視重整革命陣營之心意了，我們大家都爲其憂勤所感動。



力行社首任書記滕傑氏民國二十年在南京留影，時年二十七歲。

鄧文儀戴笠的卓見

第三晚首先發言者邱開基，雲南口音，他表示要在 校長領導及各同學支持之下，使在民國有光輝歷史的雲南，再增加革命的新血，那時華北已受日本侵略勢力威脅，華南、華中，東南頗動亂不安，領袖及我們都對川、滇、黔，西南三省極爲注意，邱開基的意見雖未說辦法，但已受到會場的重視。至此三期同學已完全表示了他們的意見，自然的輪到四期，大家都注視滕傑和婁紹鏜，際說他願在最後發言，請婁先說，婁與葉維原是派往上海工作者，他說上海在一二八戰爭期間，共產黨和漢奸都在活動，但工、商、學界大多數人受到我軍英勇抵抗的鼓舞，愛國心極強，自動的送情報，做工事，勞軍，我們已與若干大學的教授，中學校長和教員取得了連繫，他們都願領導學生，擁護政府抗日，如孫伯鷺、白瑜等，更對我們深表同情，因此共黨和漢奸們，要想混水摸魚作反政府活動不易云云。彭孟緝發言，他頗認爲黨現在領導能力軟弱，一方面是由於大家認爲北伐完成之後，大家就鬆了氣，同時也是西南部份中央委員不合作所致，我們應急起奮鬥。于國勳發言：認爲國民革命與黃埔精神，已面臨到考驗，日本侵華的準備和用心，與國際共產黨之赤化中國，破壞國民革命的陰謀，是不謀而合的對我們夾擊，我們爭取中國獨立自由之革命建國大業，能否完成？應阻遏消滅這兩大侵略勢力，否則我們雖打倒了軍閥，初步達成了統一，而在這兩大侵略勢力夾攻之下，國內殘餘反動勢力，可能復活，而共黨分子更要蠢張，革命事業，仍要失敗，重蹈辛亥覆轍，故我們當前的急務，

是組織我們廣大的人力，以開發我們無窮的物力，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如此才能強化我們的政治，經濟，軍事能力，展開對這兩個侵略勢力的反擊，同時人盡其才，也是孤立共黨、漢奸及一切反動分子最有效的途徑，必須我們有能力消除內憂而後才能抵禦外侮，我說中國革命與黃埔精神已面臨到考驗，即是指我們能否做好上述工作而言。易德明表示他對許多先期同學的意見，完全抱有同感，他要補充的是團結，首應注重軍人，因民國以來政局的安定與否，常是以軍人為重心，文人政客不過是附着軍人而掀風作浪罷了。劉誠之說話時，也引起注意，因他是華北獨有的一員，在六期當學生時，他名劉鳳龍，常在「黨軍日報」及「黃埔月刊」，發表短篇文章，他說：大體言之，現在搗亂分子在南方，反動分子在北方，他所指的搗亂分子，自是指的共產黨和國民黨內部之分裂運動者，指的反動分子，自是帝制和軍閥餘孽。湖南桃源某發言，是讀的事先準備好了的稿子。鄧文儀與戴笠可能是因負有勤務，都在最後發言，鄧要戴先講，戴笠大口大眼，站在會場中間，對漢奸共黨活動情形，作了頗扼要的報告，態度謙恭，並顯得成熟有經驗，識見超卓。

鄧文儀在九一八事變前後，都跟隨 蔣先生左右，對 蔣先生處變應變和其心情，當較為明瞭，他一開始便說現在局勢，仍很嚴重，中日和戰未定，而各反動分子待機竊發，黃埔是生於憂患，過去是適應革命需要，在奮鬥中成長起來，現在的情勢雖然險惡，但我們掌握有百倍於廣州的根據地，數百倍於那時的實力（按黃埔第一期學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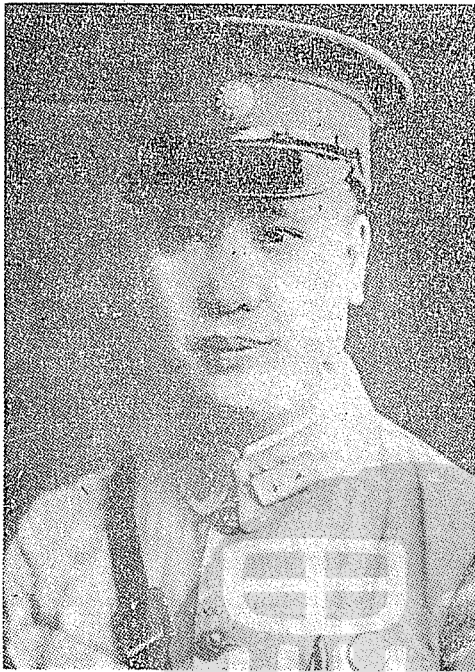
僅五百人），我們能發揚以往的精神奮鬥則生，中國革命亦必成，很顯然的自民國十三年本黨改組，及本校成立以來，中國革命實際的責任，就落在我們身上，故我們必須團結奮鬥，以求成功，不能失敗云云。鄧文儀一期畢業後曾留俄，並當過五期入伍生部政治部主任，他懂得唯物共黨一些鬥爭的技巧，但他天性則是中國儒家秉賦，雖稍嫌粗略，但勤勞努力，始終不懈，對人無成見，民族復興運動在籌備期間，他出錢出力，貢獻極大。

滕傑發言全場肅然

最後滕傑發言，似在一方表示禮讓由他通知來的人先講話，同時也似在聽了所有的人之意見後，再表示他的意見以為結論，他適中身材，整潔服裝，嚴正而立，聲音宏亮，慷慨陳詞，他說：我們現在應對日作戰，死裏求生，否則在外敵和內奸夾攻之下畏縮不前，就會失去人心，人心一失，全國極可能陷於混亂分裂，是予敵人以各個擊破的機會，現在我們尚有能，在日本軍閥和共黨夾攻之中，奮鬥求生，堅忍圖成的時間，在廣東時，我們以數千之眾，彈丸之地，在反動勢力環伺之下，憑 總理的主義和我們的團結奮鬥，得到了全黨上下並人民的支持，終於掃除了所有反動勢力，導致革命進入高潮，而統一了兩廣，並進而北伐，現在我們有數十萬之眾，據地數百萬平方公里，還不能結合全國人民奮力反擊內奸外敵嗎？我認為要以我們數十萬之眾做基礎，結合廣大的人民，首須有一個堅強的組織做中

心、作領導，去推動，我國地大、物博、人衆，是舉世無兩的，如人是一盤散沙，任其議論紛云，各行其是，互相矛盾，互相抵消，此謂烏合之衆，而非節制之師，斷無法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以發揮我們得天獨厚的能力，這是我們現在要發起組織的旨趣，日本軍閥是如此侵逼我們，內部共黨又如此猖獗，我們斷不可再蹈辛亥革命推倒滿清，而革命組織便解體的覆轍，使中國陷入混亂狀態中十餘年，日本向我提出二十一條要求，張勳便在混亂中復辟，幾於亡了國，現在我們對日作戰，誠然是以弱敵強，但日本的國策是以征服中國為第一目標，故中國的生存，與日本一戰，是勢難避免的，縱然是以弱敵強，惟有死裏求生，救亡圖存，操之於我，故我們急須有個有力的組織，致力於強化我們的人力、物力、戰力，戰爭最後的勝負，常是決之於人力、物力，以我們五倍日本的人力，三十倍於日本的物力，只要有強有力的組織領導，推動，創造力量，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中國數千年的歷史，亦嘗因內部愚昧混亂，而為外敵所乘，但一有聰明睿智的領導，使人盡其才，地盡其利，便能消滅外敵而復興，我們有高度的文化，有得天獨厚的條件，祇要我們在人事上善為努力，中國必會在革命中復興起來，此次九一八事變，就軍事觀點說，日本固然是主動，但就經濟觀點說，我們如不築洮昂鐵路以取代其南滿鐵路，不築葫蘆島港以取代其大連港，那九一八之變，可能不致如此之快，故在經濟上主動是我們，當我們進行築路築港時，日本不是大嘆他血換來的南滿權益受到威

奮鬥！不惜一戰嗎！謀殺張作霖將軍之後，達不到目的，要用武力進佔我東北，自是意料中的事，我們之必須起而抵抗，也應該是意料中的事，故現在我們對日本作戰，也應該是意料中的事，初期戰事雖難保勝利，但這項求生的奮鬥，必另有固結人心，鼓舞士氣的作用，而使我們在其他各方面創造力量，革命的鬥爭之發展，本來就與革命的力量之增長，是相輔而行的，故奮鬥求生，堅忍圖成，是在今日，假如我們畏葸，任由敵人選擇時機進攻，而人心一去，則內奸蜂起，外敵乘之，那日本軍閥，中國漢奸，共產黨，都可以制我們的死命，所謂操之於人則亡云云，睽睽說話時全場肅然，蔣先生亦正襟傾聽，像這樣



劉健羣、曾任力行社第三任書記中央軍校政治訓練班中將主任，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中將處長。

不厭其詳的談話會，在中國革命史上，可能是少有的，惟蔣先生在我們全體說完話後，態度仍極安祥，檢視自己的記錄，這時夜已近午，萬籟俱寂，祇有屋外的風聲蟲鳴傳入室內，我們都屏息以待他的指示，並顯得他正在思維綜合我們三日來的意見，他隨即抬頭對談話會作結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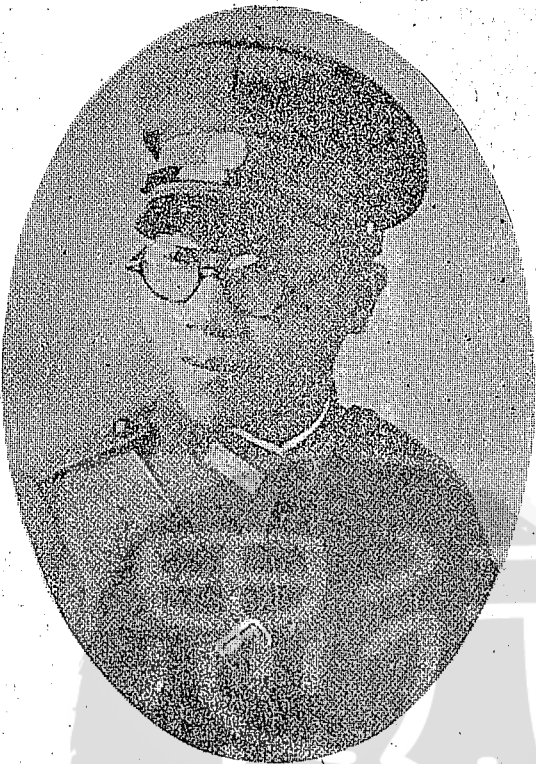
領袖訓示出自肺腑

蔣先生說：三晚以來，聽了你們每個人的意見，你們已有進步，也很有志氣，你們的意見，大致說來，不外是強化內部，對日作戰，我個人倍受內外凌辱，何嘗不想對日本侵略，奮然一戰，但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道，存亡繫之，不可

不察，自總理逝世以來，黨國的責任，落在我的肩上，我現在對總理、先烈、國家和人民負有重大的責任，我斷不能失於知彼己，不負責任，日本欲征服中國，已準備了五十年，他的陸、海、空軍是現代化的，後備兵員及裝備補充，有厚實的儲備，一旦戰起，我們的官兵在火線上，受他們砲火與空軍的炸射，幾於不能抬頭瞄準，也幾於不能出戰壕掩體活動，完全處於挨打犧牲的地位，犧牲完了，只有後退，須知現代機械化的武器和裝備，進展極速，日本對我們是以速戰速決為目的，我們的國土雖大，

但華北平原，長江水道，精華所在的半個國境的海岸線，對其現代化了的陸、海、空軍之活動極為有利，而其現代武器火力殺傷力之強，也無懼於我們的人衆，一旦我們全國精華要害被其佔據了，我們訓練過的兵員，為其大部份殺傷了，便戰無可戰，只有後退，他們可以運用漢奸偽組織肆意搗亂，到了戰無可戰，退無可退之地時，只有與他簽訂城下之盟，城下之盟一訂，便是亡國滅種，滿清統治中國二百六十八年，其始也「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殺戮之慘，令人心悸，後屢興文字之獄，殺害漢人，破壞我王道文化，製訂各種苛法，虐待漢人，亡國慘痛，殷鑒未遠，我們總理暨諸先烈之革命復國，爭取自由平等，是如何的倍歷艱辛，付出了多少血汗！日本人統治朝鮮的嚴酷，是我們親眼得見了的，雖朝鮮志士之復國運動，前仆後繼，壯烈無比，而其成功尚在未可知之數中，這些前車之鑒，我們應特加警覺，依我看來，世界在五年之內不會有戰爭，我們如此對日作戰，祇是一個孤立的弱國，對付一個有五十年準備的強國，萬無倖勝之理，也絕難孤立支撐五年，現在高喊對日作戰的人，有些別有用心的，不負責任的，到了真打起來，他們不但不上前線，還要在後方搗亂，試看共產黨自九一八以來，他們到處高喊抗日，但沒有派一兵一卒到東北或上海對日作戰，還要組織暴民打中央黨部，打外交部長，打中央日報社，又乘機指揮偽紅軍在江西、湖北、福建等後方要地，四出侵擾破壞，同於和日本軍閥對我們內外夾擊，我們現在軍事和外交方面毫無準備，而內

部又有許多顯而易見的危機，儘管有一般人別有用心，說我蔣某是不抵抗主義者，蔣光鼐、蔡廷鍇是民族英雄，試想那個不願做民族英雄，而甘受人咒罵呢？我能指揮數十萬軍隊，如不負責任，孤注一擲，我不能做民族英雄嗎！但我既確知彼己，斷不能為個人，而犧牲國家人民部屬，故只有逆來順受，忍辱負重，以求無愧，總理曾說：「軍校既成，繼起有人」，你們大家應該沒有忘記，你們既是 總理主義的信徒，我甚盼你們能深體我的意志，從現在起為保衛國家民族的獨立自由，為貫徹三民主義的革命建國大業，



彭孟緝民國二十二年任中央軍校政治研究班砲兵中校軍事教官時留影，彭氏係力行社發起人之一。來台後曾任陸軍總司令、參謀總長、駐日本國特命全權大使等要職。

必須負起責任，爭取一分一秒的時間，腳踏實地，實幹，硬幹，苦幹，快幹，須知多一分準備，便少一分犧牲，多準備一天，便少一天危險，現在除非日本不顧一切，一意進攻，非逼我們訂城下之盟不可，如此我們才不願一切與他作戰，否則祇要不犧牲國家主權，妥協即為爭取準備時間，我們斷不能不負責任，掉以輕心，將 總理與諸先烈艱苦得來的革命成果，孤注一擲而斷送了。

蔣先生這一席出自肺腑之言，平實、精誠、深入，使我們全體深受感動， 蔣先生革命救國，抗日雪恥的意志，與我們是一樣的，而忠誠謀國，不輕犧牲，務求能立於不敗之地，這是他廣觀古今成敗和跟 總理多年備歷艱辛而來，故當我們聽了他的結論之後，都堅信他將領導我們，作更切實的革命救國工作，當即一致起立表示信從他，歷史性中山陵談話會，遂告結束。大江之濱，紫金山之陽， 總理生前指定的首都——南京，已奠立了恢復革命精神，發揚中華民族固有的德性之基礎，而這個被人譏為「遠東病夫」的六億中國人民，將要從次殖民地中站起來怒吼了！

當場作文分配工作

陵園談話會結束之後， 蔣先生又囑我們次日午前八時，再在黃埔路勵志社見面，勵志社是在城內黃埔路最南端左側，前臨中山大道，是去陵園必經之路，路後盡頭是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一座宮殿式的建築，四週全是曠野，蓋原為明故宮遺址，其建築毀於洪、楊之役也，遠眺則紫金山 國父寢陵在焉，當我們次晨八時到達，滕傑、戴笠已先來了，四週未設崗哨，僅戴笠與另一副官照拂，氣氛又是那麼平淡輕鬆，我們被導向東面一間長方形類似教室的房間，木桌板凳，完全教室的設備， 蔣先生隨即由鄧文儀陪同進入，我們起立，他長袍布鞋走到東邊牆壁頂頭坐下，我們也坐下，滕傑有似值日班長，報告人數到齊了，鄧文儀仍然是坐在右側牆角作記錄，也是與我們同型的木凳木桌， 蔣先生坐着藤椅，前置寫字枱，他手上拿了幾本書，除 孫文學說外，似是日本明治維新，和德意志建國史等，稍一翻閱，便為我們講「知難行易」與「力行哲學」，他首先說：中國正統思想在行為上的表現是「致知力行」，因為知難，故大學和中庸，都分別在其卷首篇說「格物致知」和「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又說「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仁」，蓋知而不行，等於不知，行而不力，乃非真知，唯真知而後纔能力行，不真知而行亦是盲動無成，中國惟賴我歷代古聖先賢之能致真知，並堅苦力行，才能使我們文物優秀，歷史悠久，日本在藩閥時代，雖也有所謂「武士道精

神」，但所知有限，各藩閥所蓄養之武士，不免使氣盲動，致久陷於分崩離析之局，及歐風東侵，他們乃「低首拜陽明」——王陽明，於是具有明治維新，遂日漸強盛，中國人心萎靡不振，而又不能忍苦耐勞，是失去了我們固有的致知力行精神，故我們今天要挽救國家，重振革命陣營，必須從致知力行中，去實行三民主義云云……他講一個多小時後，又出了兩道作文題目，要我們任擇其一，各作國文一篇，文言白話不拘，並限於次日午前八時，仍全體到這裏交卷。

次日我們如時前往，蔣先生隨亦由鄧文儀陪同蒞臨，仍穿藍色長袍，緩步進入坐位，蔣傑乃將事前收攏的作文二十餘篇，送呈其案前，並報告人到齊了，他即持紅鉛筆，詳閱各篇文字，改錯，圈點，打分數，加評語，中間曾對易德明的作文，加以詢問指示，每看完一篇，即叫名各

往親自取回自閱一遍，再交鄧文儀保管，鄧任侍從祕書，極可能他要隨時查閱，桂永清作文是用藍鉛筆寫的，字大多出了格，寫了五、六頁十行紙，但他分數很高，評語也不錯，其餘的人都是用毛筆寫的，一律十行紙，湖南籍鄧文儀外，其餘如賀衷寒、潘佑強、李一民、杜心如等字都寫得很恭整。

蔣先生並叮囑我們看看評語，是否適當，似在暗示我們須特別注意其批評，這兩日來的教學方式，是中國歷來的傳統方式，我們二十餘人中，絕大多數讀過私塾，私塾是「有教無類」，能使一般普通人受到教育！我們重溫過去的讀書生活，有趣極了，不過我們過去的聽教學，是聽些經、史、子、集、詩、賦的線裝書，三、八日作文，也是尋常練習和測驗讀書心得，此次則是聽革命救國的教學，而作文更是有關中國命運的考

試，其意義，還超過了科舉時代之鄉試，會試，殿試呢。

閱卷課畢，蔣先生即分別工作項目，要我們就項目中，先行選舉，某人任某職，這工作是最基本的工作，亦即組織性的各部門工作，因為推行多目標的民族復興運動，必須如我們的要求，要先有一個堅強的組織，去策劃，發動，推進。

蔣先生在我們選舉之後，連同選票和開票結果並各人作文，一併囑鄧文儀隨他攜帶回去，俾他得多方參酌，以決定何人任何項職務，亦即以陵園談話會記錄，作文得分，選舉得票三者，決定何人任何職，可謂慎重極了，也頗符合國民黨章之「民主集中制」，蔣先生在百忙中以三個晚上與兩個上午的時間，以致力民族復興運動之人與事，「操心危而慮患深」，眞使人永誌不忘，愛勞與國，不其然歟！（未完）

編 輯 報 告

將在下期刊出。

△塞浦路斯最近風雲瞬息萬變，梅光復教授的「塞浦路斯滄桑」，將塞島歷史辛酸及地理環境作一簡介，實為最當今之作品。

△中外豔星自殺輕生，誠然是最不幸的悲劇。女作家劉雲玲小姐有感於豔星白小曼最近在香港自戕的行爲，特寫「天妒紅顏豔星」一文，抽絲剝繭把電影史上自殺身死的中外著名豔星加予報導，道出了影星的哀怨和解不開的愛情死結愁腸，爲不可多得之作。全文甚長，本期僅刊一半，文中有許多精關動人的評論，

△本年九月九日爲我抗戰勝利接受日軍投降二十九週年，本誌特請當年參加受降典禮並參與接收受降工作的名作家王道將軍撰寫「九日軍投降降記」附以珍貴圖片，是一篇最有價值的名作。

△章君毅先生的「衆家老闖黃金榮」，寫滬上大亨黃金榮和菊壇名伶露蘭春之間的大鬥法，波譎詭秘，奇峯迭起。誠然令人嘆爲觀止。但是所謂的白相人地界，正道明誼，似乎也有他們

編 者

的一些道理存在，值得讀者細細觀賞、玩味。

△萬墨林先生的「滬上往事」第一部全文結束，滬上往事第四冊正在排印中，不日即將出版問世，敬請讀者密切注意。

△本期編校完竣，正在付印時，又收到陶懷仲教授、鮑家聰教授、費雲文先生、華振之先生、陳森甫先生、蕭傳文教授、賴世昌先生等佳作多篇，將與蔣君章教授、汪公紀先生、耿心教授、陳嘉驥先生等大作於下期陸續刊出，敬請讀者注意。